

陈实 编

我心深处

东南亚女性散文选

即使岁月逝去以后就不复返，可是，在恋恋回首的每一瞬间，曾经拥有过的美丽心情又一一浮现，让往昔与现在温柔地缠绕在一起，于是所有活过的感觉便都回来了……



秋千丛书



我心深处

——东南亚女性散文选

花城出版社

我心深处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省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
(韶关市五里亭)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插页254,000字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60-2379-0

I·2046 定价:14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有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淡 莹

- 把森林还给众鸟 1
另一种情怀 4
发上岁月 5
静静的海德公园 8

孙爱玲

- 浩浩长江水悠悠 11
话说剑桥 16

刘培芳

- 薰衣草 20
花香药香 25

黄梅影

- 生命的关卡 27

尤 今

- 不老的井 42
奇遇 47
老人与鸽子 51
烙红的铁棒 53

蓉 子

- 海滨一夜 60
我家有子初长成 66

尤 琴

- 拉让江上 70
长屋风光 73

庄 歆	
早茶时候	79
刘含芝	
举灯	88
何 濛	
唐人溪在哭泣	91
刃 鸣	
走过年少	95
吴赐苏	
看雨听雨的日子	99
黄 华	
青桥旧居.....	102
石 君	
天鹅河上.....	109
白 荷	
湖边的乐趣.....	112
陈华淑	
飘飘夜雪报冬寒.....	116
山镇人家.....	120
杜雪美	
失去夕阳的天空原来是如此阴霾.....	126
安 琪	
芋泥.....	132
孟 紫	
啊，母亲.....	135

悠 宇

- 另一道曙光..... 144
翅已碎的蛾..... 145
长滩彩云飞..... 147

艾 禹

- 告诉你，姑娘..... 148

王梅窗

- 长筒..... 151

朵 拉

- 月亮..... 164
唱片日子..... 165
寻路启事..... 169
作家出身..... 173

李亿蒼

- 浪漫舞台..... 175

潘碧华

- 最记得那断线风筝..... 179

程可欣

- 换一个版本..... 184

艾 斯

- 彩虹桥边的乡镇..... 189

戴小华

- 我学古筝..... 194
小玉..... 197

程榕宁

- 竹凳旁的妹妹..... 205

陈湘琳

新鲜人..... 209

年腊梅

追魂..... 216

梦 莉

在月光下砌座小塔..... 222

心中月色长不改..... 224

烟湖更添一段愁..... 231

何 韵

报人这碗饭..... 235

诗 雨

一片爱心..... 240

陈洁明

一粒小苹果..... 244

思 维

女儿离家时..... 248

伍 滨

启德机场两停留..... 251

梅 影

湄江琐记..... 260

小 四

烛泪..... 264

莎 士

废园..... 267

有情人间..... 270

庄良有

- 惊涛骇浪中的水花····· 276
红尘中的美绝····· 279

林婷婷

- 沈园断梦····· 284
吾家····· 288

杨韵如

- 突破····· 292
宠物心心····· 293

张 灵

- 琴缘·情缘····· 298

刘纯真

- 回味····· 301

小 华

- 心灵迷津····· 306

心 筒

- 咖啡时间····· 311

董君君

- 背书包的阿婆····· 316

林励志

- 饿鸭····· 321

范鸣英

- 也是情怀····· 324

黄 梅

- 岛····· 327

何 歆	
不能再爱你.....	331
亚 蓝	
家书.....	334
明 芳	
校园里的芒果树.....	342
雯 飞	
北渣夫.....	346
袁 霓	
山中一日.....	348
茜茜丽亚	
安息吧，您.....	353
晓 彤	
父亲与爱犬.....	359
编后记——散文和女人	陈实 363

把森林还给众鸟

有一天，当你从酣梦中醒来，窗外的呢喃不复闻，代之的是人为的噪音，你会感到失落了什么吗？也许你的听觉对这些不关紧要的天籁不十分灵敏，你根本没察觉到有何不同。

我的窗外是一大片松林，高高的树身长得十分婀娜，轻风一过整棵树便多姿起来。有一次有位外地的朋友来访，讶然道：“啊！新加坡也有松树，我还以为松树只长在寒带地区呢！”说完以不胜艳羡的眼光凝望着那一排排整齐的松林。

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，夜晚睡觉，稍微有一丁点声响，就会立刻惊醒过来。11、12月接近年底的时候，岛国经常刮着西北季候风。只要凌厉的季候风一窜入松林，便摇身变成千军万马似的滚滚涛声，一浪一浪，从黑黝黝的林间传递过来。我时常被松涛吵醒，蒙蒙眈眈中，总以为是置身在海上。有一晚在还醒犹睡的惺忪中，竟发觉自己化身为一座冷冷、孤傲的悬崖，天上挂着一弯楚楚眉月，而汹涌的浪涛尽往我身上奔腾，发出天崩地裂的轰隆轰隆的震耳声响，并溅起银灿灿的水花。也不知是潮汐越来越高，还是我自己缓缓走进水里，只觉得我赤裸的足冰冷冰冷的。这样浑沌恍惚的情境持

续了一段时间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一直深信自己是一座临海的危崖，待整个人完全清醒后，聆听着窗外有节奏的涛声，我仍然为梦见自己是峻崖而低回，而喟叹不已。事过多年，那一次的经验一直萦绕在我脑海，我不禁想当年庄周梦见自己变为蝴蝶，其感觉大概与我相仿吧！

我就经常这样枕着松涛入梦，也经常在三更半夜被平地而起的涛声唤醒过来。虽然涛声干扰清梦，对于窗外那一片永远翠绿翁郁的松林，却始终眷恋有加。夏日小睡后，我爱倚窗而立，眼光自自然然就会投注在松林上。亭亭的松树长得比椰树还高，袅娜秀气中隐含着一股直冲云霄的气概，细长的枝桠伞状般地斜斜往两边生长。枝桠看似十分纤柔，却不易断折，无论是刮狂风或是下倾盆大雨，很少看见枝断树倒的蹂躏景象。

松树的叶子不是属于硕大繁茂的科类，它尖细如针，落在地上，堆积多了，踩在上面软软的，如同踩在富有弹性的地毡上，使人忍不住兴起卧躺其上的欲望。

林间是众鸟的天堂，八哥、布谷、翠鸟、黄莺、蜂鸟、猫头鹰，还有许多不知名字的飞禽，都喜欢在松林枝叶间觅一席之地，筑起巢来。卧房的窗朝东，清晨6点钟天边才出现一丝淡淡的曙光，啁啾之声便此起彼落传入耳际。婉转清脆的鸟啼轻叩着我的耳膜，任我前晚是多么迟就寝，也一定会被百鸟的歌唱吵醒，真是又恼人又撩人。这些大自然的歌手最爱在一日之晨引吭高歌，展示自己美妙无比的歌声，它们总是唱到太阳高升，唱到兴尽，才甘愿暂时离巢觅食。

一天中另一次众鸟大合唱是在斜阳贴山的时候，那时百鸟归巢，吱喳之声不绝于耳。傍晚的鸟鸣不若清晨的婉转动

听，也许是困倦了，嗓子嘶哑了，听起来嘈嘈切切，是走了调、离了谱的杂音；又好像是大家争先恐后抢着诉说在外一天所经历的风险，根本无法分辨哪是黄莺，哪是翠鸟的啼叫。岛上无四季之分，由于诸多悦耳的呢喃啾啾，我仿佛是处身在一个四季如春的国度里。

蓦地有一天，来了一批手持电锯的工人，一个下午就把所有的松树锯倒，锯断了一声声的呢喃，也锯去了我心中的春天。我为此惆怅了良久。松树被锯倒后，显得整个天空十分亮丽，连带房间也光亮了许多，可是我的心却晦暗无比，犹如穿上了一袭粘搭搭濡湿的衣裳，开朗不起来。

过了些日子，打地桩的来了，一天10小时轰冬轰冬的，企图把我对松涛、对众鸟的那份微妙感情轰到九霄云外。才一两年工夫，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代替了飒飒英姿的松树，收音机代替了啾啾，我心坎深处的春天呢？森林呢？众鸟呢？到哪儿去找寻？我也曾想到野外去探访春的足迹，到植物园去瞻望老迈苍劲的古树，到飞禽公园去谛听更多禽鸟的鸣唱，但是一离开那里，回到市区里来，春天也便远了，不像以前，春天就在窗外，早晚开窗关窗，它都驻足在伸手可及之处。

我深深知道，只有将森林还给众鸟，我子夜般晦暗的心才能如正午一样晴朗起来。

另一种情怀

在常年皆夏，一雨成秋的新加坡，终日可听见蝉鸣。那种清越的、尖细的、绵绵不断的鸣叫声会突然从树梢、从花间、从草丛悠悠扬起，穿过炎热的尘埃，一声急促一声，然后轰然跌至你跟前，不管你是伏案或是走在街上，总叫你防不胜防，躲无可躲。不知为何，每次在不经意中听见缕缕的蝉鸣，就有一种被轻轻揉碎甚至全身震栗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好像是冰浸过似的，从心底倏地泛起，在摄氏 32 度的气温下，说不出是舒畅，还是忐忑。我常会放下手中的一切，怔怔地让那些裂帛般的既缠绵又凄切的声音一丝丝、一丝丝地粘住我的情怀，而忘了身在何处，人为何物。

从前在台大，一到暑假，多半学生都回家去了，偌大的校园寂静得连空气也凝住不动了。一觉醒来，纱窗外的蝉鸣也跟着颤然而起，先是细细，柔柔的，敲打着我的耳膜，后来越叫越起劲，越来越声嘶力竭，知知知，一声又一声，无止无境，仿佛要把整个夏天都燃烧起来一般，听着听着，我顿感置身烘炉，血脉贲张，燥热异常，很有立刻纵身下床，独自奔向坦荡的落霞道，迎着兜头兜脑撒下来的阳光吟啸一番的冲动。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里，没有一个夏天不是经得起燃烧的啊！

其实蝉给我最深的印象该从小时候八九岁说起。我从小

就畏惧昆虫之类的东西，见到蟑螂、螳螂、蚱蜢就吓得鸡猫狗叫。有一次在书房里看书，噗地一声一只蝉飞了进来，停在桌上，我马上跳离开座，紧张地喊大弟来把它赶走，弟弟手执一枝烧剩的香签，对准蝉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香签就刺下去。不偏不倚，香签就正正从蝉背插进去，从蝉胸透出来，把只活蝉牢牢钉在案上。当时蝉尚未死，还继续不断的发出频率相当高的嗞嗞声，久久不歇。

我不明白小小的蝉儿，肺活量究竟有多大？它们的鸣声总是又高又尖，又细又长，真教人担心它们会喘不过气来，但是往往到了尾音越来越弱，而且一声紧一声，最后变成气若游丝的时候，你以为它们快要停歇了，它们却忽然来个峰回路转，一下子把声音拉拔得无比高昂尖锐起来。

在这赤道边缘，蝉儿的鸣叫经常不绝于耳，可是如今听见那纤柔清越的鸣声，不但没有燥热难当的感觉，反而有一股寒意，势如破竹般地渗入体内，令我蓦然一惊，不知所措。是听蝉的年龄被赤道的炎阳炙烧成另一种升华呢，还是听蝉的感受已迈向无可奈何的阶段？我不知道。再过10年或20年，当蝉声在树梢草丛间颤颤响起时，我又会以怎样的一种情怀去聆听它们呢？

发上岁月

染发心情与落日心情是同样悲哀的，前者比后者更复杂，

更难以言说。太阳，毫无选择的余地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，依时沉落。头发，可染，可不染。染，是不服老，不认命；不染，每天揽镜，少不了一番怔忡自怜。年华似水，终于恹恹舍我远去。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寒暑，一转眼悠悠岁月已蹉跎了大半，不心悸是假的。

在海边，在旷野，独立苍茫，遥望夕阳一点一点下坠，满天云霞回光返照，泼泻出绚烂匀和的色彩。我常为眼前慑人的景象倒抽一口气，遂即大悲大恸，一心只盼天上旖旎的霞光消失前，地上的我先消失。向来最爱观看落日，可也最痛惜那一刻。因为经不起惆怅缱绻，常常觉得若有所失，不知身之所在。

人到中年，华发渐生，根根白发，横叉竖立，梳了理，理了梳，仍难服帖温驯，被灿烂的阳光或灯光兜头一洒，无所遁形，显得特别刺目，如同利刃上的寒辉，熠熠流转。不是故意要去睨它，而是它光芒闪烁，招惹得人不能不正眼对它。

头上这些岁月的征服者，阴险狡猾。最初是玩捉迷藏一般，匿匿躲躲，得仔细撩发拨毫才找到它们。游戏玩久玩腻了，它们忽然纷纷现身，且快速蔓延。总是先从两鬓开始，次及螺圈，接着公然占据整个后脑勺。侵略的方向因人而异，也有先霸占头顶，然后往东西两边扩张。一旦地盘被强横占领，休想驱逐它们，除非落发，以青灯替代红尘，寂寂过一辈子。

为了挽救三千青丝，不知吃了多少何首乌，有熬猪肉的，有炖桑寄生鸡蛋冰糖的，有清蒸后切片与黑芝麻一起煮至稀烂的。一碗碗、一羹羹，不断往肠胃输送。首乌酒亦不知喝了多少瓶，饮得不胜酒力的我腮酡心跳，醉醺醺昏沉沉，见榻便睡，遇人便躲。到头来与时光抗衡的种种努力全付诸东

流，真正奈何它不了。

跟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，个个都拥有一头乌黑水亮的秀发，十分羡慕。交情深了，才透露是染的，且是亲自染，不上美容院假手他人。我表示跃跃欲试，她们立刻热心指导，又推荐牌子，又介绍深褐、浅黑、墨黑各种颜色。讲解起来易如反掌，听着亦觉得染发似洗发，药水倒上去，双手轻轻揉搓，发上斑驳的岁月，就这样被搓走，换回来一头乌黑的青春。

美国加州有乐多（Lotto）彩票，每星期三、六开奖，头奖奖金数额惊人，如那期没人中奖，就累积到下一期。上个月奖金累积到六千三百万美元，不但加州居民个个想发财，连隔州的居民也特地老远开车越境来购买，一时成为电视报章上的轰动新闻。跟友人一块儿闲聊，有人提出愿意时光倒流十年，还是愿意中奖的问题。玫君最憨直，亦最贪婪，鱼与熊掌都要。晓涵生性豁达，选择后者，认为足迹能遍及世界各地，尝尽天下美味佳肴，此生已无遗憾。

一般念过点书，年纪到了如我辈者，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，却也从不愁吃，不虞穿，金钱绝不足以构成威胁存在的问题。只有越来越多的白发，日益加深的鱼尾纹才教人触目心痛，喟叹光阴无情，再多的财富亦不能使它回头一眼。这是我的看法。

拖拖拉拉，一再迟延，终于购得一染发剂。随手搁在桌上，一放就是半个月，说明书看了数次，就是迟迟不敢去碰它。我深知，只要染一次，以后便不能不染。暗忖这也没多大道理，又不是吸毒上了瘾，非吸不可。但连专业美容师都如此说，又怎敢驳斥？染，或不染，在心中不断进行拉锯战。

每天晚上辗转再三，反复思量，翌日依然不知所措。桌上的染发剂倒成了烦恼烦心的东西，在那里冷眼觑着我。

有一天乘坐地铁去旧金山访友，途中上来一位纤细东方女子，坐在前面。因为上下车的乘客步履匆匆，没怎样端详其容貌，却是一头富有光泽的长发，黑溜溜软缎般垂在椅背上，那么近，稍倾上身即触手可及。我好生羡慕，瞅了又瞅自不必说。一侧首，竟然发现素日满脸严肃正经的外子也愣愣地盯着那乌光水亮的青丝，若有所思。只有读书的时候他才会用这般专注的眼光。平常他看人，仅眼稍瞄一瞄，随意随意，那像现在，眼神凝聚，紧逮住人不放？我心中顿时大惊，毅然决定第二天将头上斑斑岁月染成飞扬的青春，好瞒骗天下所有的镜子和眼睛。太阳，落不落，从此与我无关。

静静的海德公园

在伦敦时，住在一间家庭式的旅馆里，当时并不知道闻名遐尔的海德公园就在一箭之遥的马路对面。黄昏出去闲逛，拐个弯，过了马路，一步便踏进了面积达三百四十亩的绿色世界。两人不禁惊喜万分。往后两个月，只要不下春雨，我们便抛开尘世的喧嚣和污染的空气，走向静静的园林，徜徉于湖畔、绿茵和具有帝王气象的百年老树间。

偌大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空荡荡的一个公园，居然“闲”置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市内，无视于汽车和人潮不分昼夜地从它